

刘捷 著



《罪证》姐妹篇

现代版《阴谋与爱情》

跌宕起伏的情节

复杂诡异的人性

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

作家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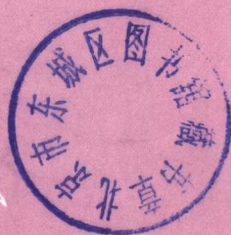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



90280364

R369.13 p.5

复仇



I247.5
44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复仇/刘捷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 12

ISBN 7-5063-2523-3

I. 复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4769 号

复 仇

作者: 刘 捷

责任编辑: 袁敏 陈晓帆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印刷一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370 千

印张: 15.2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-15000

版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523-3/I·2507

定价: 2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谨以这个故事，献给为提高中华民族
精神卫生文明水平而默默奉献的人们，向
他们致以深切的敬意！

引 子

九号台风夹带着滂沱大雨，淋湿了整个城市。园林大道上的法国梧桐在风雨中摇曳着枝叶。色彩斑斓的雨衣雨伞在风雨中款款移动，点缀着湿漉漉的街道，汽车驶过，水沫飞溅。

“死丫头，你给我站住！”一声粗犷的吼声划破横风斜雨，只见一个身穿红色上衣的女孩，蓬头垢面，从路边的巷口冲出来。她没穿雨衣没打雨伞，浑身上下都淋湿了。中年汉子在女孩身后拼命追赶，一路叫着喊着：“你又偷钱买白粉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”

那女孩失魂落魄地横冲过马路。

一辆 TAXI 疾驶而来。

那女孩惊慌失措，脚下打滑，奔跑的惯性使她的身子失去平衡，整个人朝车头撞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打着蓝花雨伞的妇女冲前两步，用力将那女孩推出车道。

“吱！”一声尖锐刺耳的紧急刹车声，雨天路滑，惯性又将车子推出好几米——

复仇

蓝花雨伞猝然落地，救人的妇女倒在了雨地里！

血，鲜红的血，从她的身下流出来，淌红了地上的雨水，向四处蔓延流淌……

司机跳下车，顿时倒抽一口气，被眼前的情景吓住了。

那女孩脸色惨白，呆若木鸡。司机恼怒地冲她吼道：“这么大的雨，你疯跑什么！”

人们纷纷围聚过来，发出一片惊叹：“撞人了！”“哎呀，是个孕妇呢。”“真惨啊，大小两条命啊。”

紧跑过来的中年汉子惊恐万分，挥起一掌掴在那女孩的脸上，“死丫头，你闯大祸了！”

那女孩吓傻了，捂着被打的半边脸，浑身像发疟疾般颤抖着。

闻讯赶来的警察迅速指挥司机将血流不止的妇女抬上汽车送往医院。

当江雨峰兄妹搀扶着江母冲进急救室的时候，医生正用白被单将死者从头到脚罩住。在被汽车撞倒的那一刻，竺影就死去了。

竺影走了，同时带走了腹中八个月大的胎儿。她是个好医生，还是个好妻子，好媳妇。她的死让太多的人感怀悲伤，更令江家母子痛不欲生。

阴冷的雨雾飘洒在空中，透着瑟瑟寒意，仿佛老天也在为人间的悲伤流泪。

竺影安卧在鲜花丛中，悲怆的哀乐在殡仪馆大厅里回荡。

短短几天时间，江母像脱水般萎缩了一圈，乍然苍老了十岁。她挣开女儿的搀扶，瘦弱的身子往前一倾，扑向鲜花丛中的儿媳妇，“竺影你别走……妈求你了，求你……不要带走我的孙儿……”老人盼孙儿盼得白了头，而今儿媳带着那八个月大的孙儿永远离开了人世，这叫活着的白发人情何以堪？！

过度的悲哀使江雨峰看上去呆滞麻木，身边的人都在唏嘘饮泣，唯独他没有哭。他在心里落泪，凝视着结婚十年的爱妻，从今后，只能人

间地下阴阳两隔，永无相见之日！他不知该向谁发泄这一腔怨愤，该诅咒的命运啊！神思恍惚中，他似乎感觉到某种不和谐的骚动，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年轻女孩在一个中年汉子的陪同下，战战兢兢走进大厅，站在竺影的遗体前深深鞠躬。

“竺医生，是我家晓漩害了你，”中年汉子哽咽着开口，“这丫头染上了毒瘾，那天她又偷家里的钱去买白粉。我若是不去追她，你也不会这样走掉……可怜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啊……”

江雨峰心头一紧，打了个冷颤，那汉子身边的女孩就是造成这场悲剧的“罪魁祸首”！只见那女孩在竺影的遗体前屈膝跪下，“大姐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……我好后悔，真的好后悔啊，我希望死的是我……”

“你这个害人精！”江母苍白着脸冲到那女孩跟前，“你害死我的儿媳妇和孙儿，你还有脸到这儿来？！”

“伯母，求您原谅我，”方晓漩泪流满面，“我愿今生今世服侍您，替竺影大姐尽孝……”啪！她的脸上挨了江雨薇一个巴掌，“你这个不要脸的吸毒女，你有什么资格代替我嫂子？”

“我保证不再吸毒了，我一定戒掉……”

“你保证有什么用？你能还回我的儿媳妇和孙儿吗？”

“伯母，求您饶恕我，”方晓漩苦苦哀求，“我不是自甘堕落，不是成心要吸毒，我也是受害……”

“你走，你给我走！”江母用力推搡她，“我不想看见你！”

方晓漩诚惶诚恐地爬起来，恍恍惚惚向外退去，突然，两腿发软，眼前一黑，虚脱般瘫软下去。中年汉子见状，大声喊道，“晓漩，晓漩，你怎么了？”

喊声惊醒了江雨峰，他大步朝这边跑来，将猝然昏倒的方晓漩抱了起来，喊道“快，叫救护车。”他再也没有想到，从这天起，自己便与这女孩结下了半生情缘，引出了一段跌宕起伏、惊心动魄的爱恨情仇……

第一章

方晓漩在半昏迷中。冷，她感到浑身发冷，佝偻着身子蜷缩在床上，只要吸一口，只要闻一下就好，那样又能正常呼吸了，这要命的痉挛就会停止……恍惚中，感觉到有人影在眼前晃动，她费力地睁开眼睛，虚弱地问：“这是哪里？”

“戒毒中心病房。”正替她把脉的女护士告诉她，“你躺着别动，我去喊江主任。”一等女护士走出去，病房里的女病人立刻围聚上来，七嘴八舌地问：“你也吸白粉？”“一天吸多少？”“你是咋上道的？”“听说竺大夫是为了救你被汽车撞死的？”“你真是作孽啊，竺大夫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呢。”

方晓漩瞪着惶恐的眸子说不出话。

这时，江雨峰走了进来。

方晓漩从床上爬起来，惶恐不安地看着他：“对不起，江主任……”

“别动，你在输液呢。”江雨峰按住她的肩头，“你目前的戒断症状很明显，需要住院治疗。我跟你舅舅谈过了，替你办了住院手续。”他发现

这女孩虽然憔悴苍白，但五官长得十分精致，瓜子脸上嵌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，蕴含着忧伤和愁郁。

“我真的很抱歉，”方晓漩瑟缩而畏怯，“我害死了竺影大姐……”

尽管江雨峰心里有怨，但他没有表露出来。“安心在这里住段时间，彻底戒掉毒瘾，把身体养好。”他目光真诚而语气温和，看不出怨恨和忿懑，让她负罪的心情一下子安定下来。他让护士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，使她能够持续睡眠以抑制身体对海洛因的渴求。

台风过后的天气突然暴热起来，这天晚上，江雨峰来到戒毒中心，远远看到一个穿白色病号服的女孩坐在楼梯口，低着头，两只手捂着心口，一副痛苦的模样。他走过去，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那女孩抬起头，两人同时一怔，“是你？！”

方晓漩脸色蜡黄，挣扎着想站起来，被江雨峰伸手按住了，他陪她一起坐在台阶上，“晚饭吃了没？”她摇摇头，用手背抹去鼻涕和眼泪。他掏出手帕递给她，说：“现在是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熬过这一关就好了。”她点点头，“我能挺得住。”

“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染上毒瘾的？”江雨峰问。

方晓漩叹了口气，缓缓道出自己的身世。说起她的吸毒，其实也蛮令人同情，她是个遗腹子，母亲在她两岁那年又撒手人世，于是她被舅舅家收养。舅舅家有两个男孩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长期寄人篱下使她过分谨慎而导致精神抑郁。她读书十分用功，成绩总是在年级前几名，无奈家境贫寒，为了早点挣钱养家，初中毕业考取了护校。她一边读书一边负担着繁重的家务，心理压力和长期睡眠不足使她患上偏头痛的毛病，发作起来头痛欲裂满床打滚。正在吸毒的大表哥就拿一种叫二氢埃托菲的药给她吃，这药很管事，吃了头就不疼了，没想到吃了一个月，她上了瘾，再也离不开二氢埃托菲了。原本八毛钱一片的药片，黑市上竟卖到八十元甚至一百元。卫生部早在一九九三年就禁止生产二氢埃

复仇

托非,因为它的成瘾率比海洛因高出百倍。大表哥后来搞不到这种药了,就用海洛因代替,从此她便染上了毒瘾。护校毕业后,她被分配到一家医院做护士,为了弄到吸白粉的钱,她偷偷将医院里的药拿出来给大表哥变卖换钱,被医院发觉后将她开除。

了解了她坎坷的身世,江雨峰对这个不幸的女孩产生了深深的同情,他决心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她。戒毒治疗持续了三个月,方晓漩出现过反复,也曾有过逃避治疗的念头,但关键时刻,她想到竺影的救命之恩,想到江雨峰的热情鼓励,终于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了。可以说,她的康复一半是药物的作用,一半是精神的力量。戒毒治疗结束后,江雨峰把她转到精神科,采用药物配合心理调整的治疗,引导她用正确的人生观对待挫折。在他的精心治疗下,方晓漩终于摆脱了长期困扰她的抑郁性头痛,消除了精神障碍,战胜了体内的毒魔。

这天午后下了一场雨,黄昏的空气变得清凉舒爽。方晓漩被二表哥接出医院,走在大街上,她感觉自己重新活了过来,不再头痛也不再忧郁,那种怨天尤人悲观厌世的情绪远远离开了她,让她有了好好生活下去的信心,原来灰暗无光的世界在她眼里变得美好而有情趣了。走进弯弯绕绕破旧脏乱的陈街老巷,竹竿上挂着的衣服尿布像万国旗似的飘忽忽,煤球炉的烟,呛人刺鼻的炒辣椒和家家门前的红漆马桶,混合成一片辛辣腥腥的怪味,飘荡在巷子上空。没有煤气,没有抽水马桶,连自来水都要到给水站去拎,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属于这座城市的“第三世界”。

推开破旧的院门,老远就听到舅妈的哭声传出来:“……我不是没有管教过,骂了多少次他不听有什么办法?自打他吸上白粉,这个家被他折腾得鸡飞狗跳,还得为他提心吊胆,这下可好,又让人给打了。”

“他自作自受,你就别瞎操心了。”舅舅的声音。

“好歹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,我怎么能不操心?就这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,你叫我如何放得下哟。”舅妈嚤嚤啜泣着,一边咬牙切切

齿地诅咒道，“菩萨呀，显显灵吧，杀死那些黑心的毒贩子，他们是吃人的魔鬼呀，那些遭雷劈的把庆和害惨了……”

“你就省省心吧，他有多大能耐，就由他自己去吧，你管也管不了，何苦自己着急生气。”舅舅的话里透着无奈和凄凉。

方晓漩跟在二表哥身后走进屋，舅妈哭丧着脸，诉说大表哥又被人打了。前天晚上，警察突击搜查红玫瑰夜总会，因为大表哥经常在那里买白粉，有人怀疑他向警察告密，大表哥被夜总会的人打得头破血流，到现在下落不明生死未卜。舅舅让方晓漩先去做饭，“这两天净忙着找人了，连顿热饭也没吃上。”

走进低矮的厨房间，方晓漩挽起袖子洗菜淘米，从医院带出来的好心情荡然无存，仿佛命运注定她就要面对这坎坷粗糙的生活。很快，简单的饭菜端上餐桌，一家人围桌而坐。昏暗的灯光下，舅舅接过方晓漩递来的饭碗，瞅着她说，“住了几个月医院，胖倒没胖，气色好多了。”

“医院里的人可好了，我都舍不得离开他们了。”方晓漩笑着。

舅妈斜眼看她：“这回算是彻底戒了？”

方晓漩点点头：“我再也不吸那玩艺儿了。”

“你这趟住医院，我们又借了三千块钱，连带庆和欠下的债都两万多了，真不知道拿什么去还。”舅妈唉声叹气，“瞧瞧咱们这个家，我和你舅都下岗了，你又丢了工作，庆和还吸那要命的玩艺儿，光靠庆生挣那八百块钱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唉，现在干什么都不挣钱，难哪！”

一番话说得方晓漩心里忐忑不安。从小到大，她最怕舅妈哭丧着脸诉说生活的艰难，好像这个家里的不幸都是由她造成的。

“舅妈别着急，明天我就出去找工作，想办法把欠下的债还上。”

舅妈剜她一眼：“眼看就满二十一了，连自己都养不活。”二表哥看不过去，开口道：“妈，晓漩刚出院，在家歇几天再出去找工作吧。”

“这家里谁也不是享福的命，”舅妈苦着脸说，“为了养大你们几个，我和你爸什么苦没吃过？现在下岗了，我照样日夜兼差，干那任人使唤

的清洁工，成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还得咬牙挺着，一天不干就拿不到一天的工钱。”

“妈，我晓得你在外面做得辛苦。”二表哥软弱地看着母亲，“我是说，现在找工作不容易，晓漩刚出院，你不能逼她……”餐桌下，方晓漩拿脚踢他一下，二表哥顿时住了嘴。为缓和沉闷的气氛，方晓漩说了句玩笑话：“舅妈还记得吧，年初一舅舅带我们去宝灵寺许愿，我抽了个上上签，大师算我今年得贵人相助，运势如虹，兴许出头之日就在眼前了。”

“你要真信那玩艺儿就糊涂了，”一直低头扒饭的舅舅开腔道，“十年前算命瞎子就说我时来运转，求财得财。哪想到一路走过来，不光钱财不进门，连儿子都丢掉了。”话说得这般苦涩，一时间谁也不再开口，一餐饭吃得无滋无味。

饭后，照例是方晓漩收拾了碗筷拿去洗刷，一双手泡在冷水里，整颗心都浸得冰凉，原本贫贱如洗的家，因她的缘故又欠了一屁股债，哪里容得她吃闲饭。回到自己的小屋里，她捧着几张招聘小报左翻右看，记下了地址和电话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她四处求职却屡屡碰壁。晚上躺在床上，她两眼瞪着天花板了无睡意，蓦地，她想起了江雨峰，激动得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对，明天就去找江主任！

事情顺利得出奇，在江雨峰的帮助下，方晓漩与安康医院签下两年聘用合同，成为一名精神科护理员。

雪白清爽的护士服格外适合年轻女孩，穿上白大褂戴上护士帽，本来就漂亮的方晓漩看上去更加轻盈窈窕，楚楚动人。

江雨峰将方晓漩安排在护士长倪慧娟的小组里。倪慧娟是老同学夏立群的妻子，江雨峰对她的业务能力格外赏识，在起死回生、争分夺秒的紧张时刻，他们总是配合默契。

第一天上班，方晓漩跟在倪慧娟身后走进病区。

“这是新来的方护士，”倪慧娟向大家介绍，“以后我们就在一起工作生活了，希望大家互相帮助。”

一位年轻的男护士走过来，友好地与方晓漩握手，“欢迎你，我叫石铜，大家都叫我石头。”病人们纷纷围上来，欣赏地打量她、议论她，“瞧，新来的，真漂亮！”

病区的白天并不宁静，护士交班，医生查房，各种检查、化验、注射、给药、输液、心电图、CT扫描、心理治疗……病人出院、入院，有痛苦的呻吟，也有歇斯底里的发作。

她们来到活动大厅，病人在这里看电视，下棋打牌，嬉戏玩耍。方晓漩接触到四周投来的目光，问：“护士长，他们干吗老看我呀？”

“不要回避病人的目光。”倪慧娟小声叮嘱她，“你要对他们微笑，礼貌温和地微笑。这里的病人不同于普通病人，他们没有自知力，不承认自己有病，往往拒绝吃药或者把药藏起来。有的病人还会把药积攒起来自杀。所以你一定要亲眼看着他们把药吃下去才能离开。”她用眼角示意晓漩，“你瞧，那边两个是幻觉妄想病人，与她们相处要小心，这类病人对周围高度敌视，当病人症状十分活跃时，不可贸然触及她们的妄想内容。病人若避而不谈，不要勉强她们。当她们主动叙述妄想内容时，千万不要与其争辩，因为妄想是不可能被说服的，争论的结果，只能引起病人对你的疑心，使你成为新的怀疑对象。”

“我记住了，护士长。”

“在病人面前，不要低声耳语，以免引起病人猜疑。”倪慧娟告诫她，“对待他们既要诚恳耐心，又要冷静敏锐，既要保护病人，也要注意保护你自己。”

方晓漩曾经在大医院值过无数次夜班，但在这里的第一个夜班却让她终生难忘。

夜深了，大多数病人已经就寝，但仍有兴奋睡不着的，躺在床上手舞足蹈；有的像幽灵似的团团打转；有睡到半夜爬到别人床上的；有的

复仇

瑟缩在墙角、门后，不时发出呜咽悲鸣……方晓漩替病人注射了镇静剂，端着治疗盘走出病房。蓦地，她感觉到身后好像有轻微的脚步声，不等她回过头，两只手突然掐住了她的脖子，耳边响起有如枭鸟夜啼般的尖叫：“还我儿子！你还我儿子！你这个凶手，你还我儿子！”方晓漩被这突然袭击吓坏了，“我没有杀你儿子，你放开我啊！”她挣扎着哀求。那女病人揪住她不放手，走廊两侧的房门相继洞开，病人们涌了出来，立刻响起一片喧嚣。倪慧娟跑过来，从背后将那女病人紧紧抱住，女病人挣扎着，狂叫着，不知倪慧娟用了什么办法，很快使她安静下来。

方晓漩的脖子和手臂被掐出了血。倪慧娟替她消毒包扎，一边告诉她，这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，两年前，她七岁的儿子被汽车撞倒，车轮碾碎了孩子的头颅，那惨不忍睹的情景，母亲只看一眼就疯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方晓漩接触到各种精神病人，躁狂症患者的疯狂，抑郁症患者的极度悲哀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荒唐，痴呆症患者无可逆转的呆傻，被害妄想狂症患者的无端恐惧……他们总是无休止地制造冲突和麻烦，工作永远繁重而忙碌，从早到晚，护理人员手脚不停地忙碌着，替大小便失禁的病人换下弄脏的衣裤；照顾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木僵痴呆病人吃饭喝水，为他们端屎倒尿，打针喂药；带他们在操场花园散步活动，还有一大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的工作。经过治疗的病人有可能康复，同样也有可能派生出杀人或自杀的倾向，护理人员必须严加防范。

这天下午，方晓漩去药房取药，回来时经过花园，突然从假山背后跳出一个男病人嬉笑道：“我等你好久了。”晓漩看着他：“等我干什么？”男病人走到她跟前说：“给你看样东西。”晓漩问：“看什么？”男病人动手解开裤子：“有这玩艺儿，你就能给我生儿子了。”晓漩吓了一跳：“你别胡来，我什么也不要看！”男病人朝她扑过来：“我就要给你看！”晓漩慌忙后退，却不料被假山挡住了，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。男病人扑到她身上，动手撕扯她的白大褂，嘴里喃喃低语：“我等你好久了，小翠，你已经

是我的媳妇了，为什么你要跟别人逃跑啊，来，咱们今天再成一次亲吧。”晓漩吓得大声喊：“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”男病人眼神迷乱，张嘴在她的脸颊和颈部狂吻，一只手伸进她的白大褂。被压在他身下的方晓漩拼尽气力挣扎着，无奈他身壮力大，岿然不动。

方晓漩的喊声惊动了操场上的人。医护人员迅速朝这边跑来，病人也跟过来。江雨峰冲上来，对露阴癖病人喊：“放开她！”那病人非但不听，反而将晓漩搂得更紧了。他瞪着眼，龇着牙发出低吼。江雨峰将他拉开，跑来看热闹的病人对着他拳打脚踢，围观的人叫喊着：“打，使劲打，好好教训这个露阴癖！”“臭流氓，找揍呢！”

露阴癖病人被打倒在地上，方晓漩顾不得整理被撕破的衣服，扑到他身上，替他挡住拳打脚踢，“不要打了！他是病人，他有病啊，求你们别再打了！”

“这是他第三次拦截女护士了，今天不好好教训他，下次他还敢耍流氓。”有病入愤愤不平，“方护士，你别护着他。”

“不许再打了！”江雨峰命令石头将男病人带回病房，上前扶起方晓漩，替她拍去身上的尘土，“吓坏了吧，有没有伤到你？”

方晓漩摇摇头，将擦破皮的手臂藏到身后。江雨峰告诉她，在这里工作需要吃苦精神，还要学会保护自己。他摸着自己的鼻子说，“你瞧，我的鼻梁骨还被病人用花盆砸断过呢。”

“我听慧娟姐说，您父亲当年就是为了抢救精神病人牺牲的？”方晓漩问。

江雨峰点点头。他父亲曾经是安康医院首任精神科主任，为了抢救持刀杀人的精神病人，不幸以身殉职。那年雨峰十一岁，雨薇刚满三岁。不知是受父亲影响还是遗传使然，江雨峰立志要当一名精神科医生，他把父亲亲笔抄写的“希波克拉底誓言”贴在床头：行医则如救人，追名逐利者，见利忘义者，道德低劣者，麻木不仁者，莫入医门！汝果欲行医，必得先有一颗最无私、最真挚、最广阔的爱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江雨峰对自

复仇

己的职业始终怀有一种神圣感。

尽管这次偷袭事件没有对方晓漩造成多大伤害,却让她心有余悸,几天后发生的那场自杀风波,又让她经历了另一番紧张和忙碌。

接连下了两天雨,病房里凉快多了。吃过午饭,病人们都回房休息去了。方晓漩和石头在餐厅里收拾餐具,清扫垃圾。突然,从盥洗室传来倪慧娟急迫的喊声:“晓漩,快拿止血绷带来!”方晓漩丢下手中的墩布就朝治疗室跑去。

盥洗室的地板上躺着一个割腕自杀的男病人,深及动脉的伤口血流如注。病人因失血过多已昏迷过去。方晓漩动作麻利地替他扎上止血绷带,闻讯赶来的江雨峰和石头将他抬上担架车,推往急救室。江雨峰冷静地处理伤口,命令石头去血库取 1000 cc A 型血。

片刻工夫,石头空着两手回来了:“江主任,血库血浆暂停使用。”

“怎么回事?”江雨峰问。石头告诉他,上午有个手术病人发生输血反应,医务处指示暂停使用这批血浆,救护车已经去外院紧急求援了。

“来不及了!”江雨峰捋起袖子,“输我的,我是 O 型血!”

方晓漩跟着伸出胳膊:“我也是 O 型血!”看着自己的鲜血缓缓输入病人体内,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,有什么比救死扶伤更神圣呢,当一个人肯定自己有着光明善良的人格时,快乐便油然而生了。护校毕业的方晓漩天资聪颖,加上江雨峰和倪慧娟的帮助指导,她很快就熟悉了业务。

光阴荏苒,转眼间一年过去了。朝夕相处中,方晓漩对江雨峰的感情渐渐发生了变化,由最初的满怀感激转变为倾心暗恋。江雨峰善良憨厚的气质,让她充满信赖;他精湛的医术、良好的医德,他的敬业精神和乐于助人的性格,更让她由衷地敬佩。他是全院最年轻的科主任,病人都说他脾气好,有耐心,医术高明;护士们都愿意和他一块值班,甚至勤杂工也愿意和他谈谈自己的喜怒哀乐。在他的人格里没有虚伪,没有掩

饰和做作,属于他的只有正直善良、温厚谦恭……方晓漩的心里涨满了浓浓的爱意,却又黯然神伤,我是害死他妻子的罪人,我有爱他的资格吗?情窦初开的方晓漩爱得苦恼爱得惶惑,真是满腔相思无从寄啊,终于有一天,当她单独和江雨峰一起值夜班时,她鼓足勇气冲破胆怯和羞涩,向他袒露心迹,表示愿意接替竺影照顾他们母子。这让江雨峰好不意外,原已下决心不再谈感情的他被深深感动了。经过了一年的孤独寂寞,他已经从心里喜欢上了这个美丽能干的女孩,自然也就接受了她的感情。

江母得知儿子要娶的是害死竺影的吸毒女孩,气得浑身发抖,声言儿子如果执意要娶方晓漩,就断绝母子关系。江雨峰对母亲说,妈您放心,我不会用自己的幸福来伤害您,如果您不肯接受晓漩,我可以不再婚娶。江母恼火地呵斥儿子,你成心要气死我啊?我不接受方晓漩并不是要你终身不娶,妈只有你一个儿子,你不能让我太失望了,妈做梦都盼着抱孙子啊。江雨峰说,晓漩家境贫寒经历坎坷,她吸毒是用药不慎造成的结果。妈您如果试着了解晓漩,就会发现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。她关心病人,工作任劳任怨,与大家相处得很好,去年还被评为优秀护理员呢。江母说,除非我死了,否则她永远别想进这个家门!老人脸上的阴霾罩得家里的气氛一路阴沉下去。

初夏的夜晚,恬静而温馨,星光在头顶上闪烁。

“雨峰,”方晓漩忧悒地看着江雨峰,“你妈说得不错,是我配不上你,我害你失去了妻子和儿子,现在再伤害你们母子感情,岂不是罪无可恕了。”

“晓漩,你不要灰心,”江雨峰说,“只要我们真心相爱,妈不会坚持反对的。”

“你应该听伯母的话,找个配得上你的爱人。”方晓漩眼中含泪,“你放心,我已经坚强起来了,人生除了爱情,还有很多慰藉,我会好好珍惜把握的。”